

國  
朝  
奏  
疏

國朝奏疏卷四十七

經野

河工中

黃河兩岸難修石工

河復故道須在冬令

敬陳治河條例

議州縣河員分辦工料

覆奏江南運河情形

邳宿運河宜增二閘

焚香省過之齋



張鵬翮

吳璥

張鵬翮

田文鏡

蘭第錫

阮

黃河兩岸難修石工疏 康熙四十一年

臣張鵬翮謹

奏竊臣奉

上諭朕因永定河南岸不時衝坍特旨令將南岸修築石堤  
甚有裨益今黃河兩岸自徐州以下至清口通行修築石  
堤可否永遠有益若果有益見在庫帑不為缺少朕於錢  
糧一事豈惜修築此堤在於何處採取石料作何稽運約  
幾年可以告成著張鵬翮齊集河員詳議具奏欽此仰  
見我

皇上仁德如天欲河定民安萬世永賴之盛心也臣以事關重

大隄調集眾河官詳議咸稱堤岸建修石工必得地基  
堅實釘椿砌石始有捍禦之資若黃河水性每常遷徙靡  
定沙土虛鬆險工之處水深三四丈不等難以釘椿若另築  
越堤修砌石工而臨河險工每年歲修仍不可廢恐致重  
費錢糧若棄險工而不修異漲之水勢若排山又恐石有  
坍卸之虞即如葛堰土性堅實從前以修龍門大壩等  
石工尚有坍卸況黃河鬆虛之地乎故黃河正有徐州之  
郭家嘴等河之惠濟祠係山根土岡量修石工其修而  
岸並未通用概以土有虛實不同也且委員查勘黃河  
自清口至徐州南岸長六萬六千七百零七丈五尺約需

銀九百九十九萬七千餘兩工巨費繁曠日持久錢糧易  
致耗費告成難以豫料且等愚昧未敢輕為擬議伏惟我  
皇上聖明天縱治河方略咸荷

聖鑒指授乃克底績臣等識見卑陋實無補於涓滴謹將  
黃河並兩岸土性虛鬆遷徙靡常揆實奏明伏乞聖  
矜石工之處伏候

肅裁謹奏

焚香省過之齋

河復故道須在冬令疏嘉慶

目吳璥謹

奏為河復故道須在冬令疏查海口形勢自上年至今日築  
先後履勘並委諸練大員逐細探察已不下十數次惟河海  
口一路則量北潮河水深四五尺滄入海頗屬建甌此情於  
由馬港口至北潮河一帶灘地多屬膠淤既以水行已逾二載  
河槽未能刷深自應仍復故道方為正辦去冬疏估引河  
口寬僅十二丈至二十餘丈深僅四尺七尺至一丈六尺未免  
淺窄必須酌加寬深始能暢通建堵築馬港口張家莊而  
缺口及接築雲梯閘外長堤共需銀三百六七十兩而疏

費雖甚繁鉅亦多闕全河大局如果刻不可後且等不  
何敢存畏難觀望之見惟溯查歷系此築壩口總係先  
挑正河冬間合龍次年必順春間合龍者每致他虞蓋挑  
挖引河勢不能如舊河之寬至數百丈深至二三丈必須各  
令埝合則距汛期尚有數月之久新引河得以刷濬寬  
深汛長水長春時始能容納若春間埝合河流未暢而  
水已旋增必有壅漲之患即如嘉慶四年豫省雖工此閑  
是秋即有邵家壩之失前年王營減壩埝閑是秋即有  
陈家浦之工上年陈家浦甫竣又有馬港口張家莊漫溢  
之虞此皆春間合龍河未暢沙致其患歷可考類有明

效大驗今計算海口經費尚存有兩淮而所未解商捐銀三百二十五萬兩今冬明春斷不能全數撥用即依設法籌措而銀項到遲以工程扣算時日至速亦須挑汛前後辦竣河身未及刷濬應亟接續而來第一別生事端實不可不預為籌慮且此時水勢如仍似九月間壅滯不洩則勢必刻不可待亦不得不慮也

天恩籌項趕辦今賴

聖主洪福河水已見消退較上年此時為小則現在灌河去路尚寬竟土阻遏自未便徑率舉行特將後慮等再四籌計並與道等將等虛衷講論莫若于明年八九月間即撥銀



購料一區霜降趕緊興工社期十月內歲多則經費既  
可措置裕如而人手日亦可舒展俟新挑引河得于  
汛前刷修數月庶可迅駛埽壅以期尾閘暢通至于  
大汛之平險固在去路之通塞而豫江兩省統計黃河南  
北兩岸工長數千餘里仍須處一堤埽工程修防堅鞏方  
保安閘亦非僅恃海口你通遂能一勞永逸即以現今  
社舊海口而論從前舊海口暢行時亦未嘗多虞  
迨至連年山崖河旁蝕亦可竭力保護幸可免  
疏導修防二事不可偏廢且等你知道緩辦舊海口並  
非從久之計惟經費既便熟籌時日尤應細酌且

幸近來消水較速則暫緩復故亦不至有壅遏之虞  
目等不敢不通盤籌畫權緩急以歸慎重

敬陳治河條例疏

臣張鵬翔謹

奏臣竊按治河事宜散陳條例數則以備

聖鑒

採擇 一墾工宜堅築之舊例每隄土六寸泥之一皮夯杵

三遍以期堅實行礮一遍以期平整虛土一尺夯礮成隄僅

有六七寸不等層、夯礮故堅固而經久雖而淋衝刷不致

有水溝浪窩汕損坍塌之虞今見各隄俱多夯杵止有礮

又有底至頂俱用虛土堆成惟將頂皮陡坦微礮一遍以飾

外觀是以陽頂一經雨淋則水溝浪窩在、不堪陽底一經

汕刷則坍塌潰壞故年來糜費錢糧迄無成效今後再

幫之隄俱將原隄重用夯杵密打數遍極其堅實而  
後於上再加新土創築之隄先將平地夯實數寸而後於  
上加土建築層以式夯杵行碾務期堅固照依估定  
近土方取土加幫不許近隄取土一椿工宜用整木也  
運河中河頂衝刷灣之處水勢湍激恐其汕刷隄工是  
以估用整木簽釘排椿估用整柴丁頭鑲壓以資捍禦  
今見兩河排椿俱係一木二截浮簽淺土改鑲柴束俱係  
二截粉飾外觀及將舊隄老工挖鬆一區而防水漲椿木  
軟料脆折柴草隨水漂淌嗣後排椿工程購木到工該  
道應先赴工園驗看是否与原估尺寸相符勒令承築人

員椿用整木簽釘入地甚深埽用整柴鑲壓極其堅固 一龍尾埽宜停之且偏查河上見工程堅固若首在石工次則密訂馬牙椿足資捍禦其頂衝大溜之處用丁頭埽密釘大木排椿深埋入土亦屬有益而椿常土程概用龍尾埽稀釘排椿淺埋浮土一遇風浪即行塌卸徒飾外觀虛糜糜帑金應行停止 一石工修砌宜注意之且偏閘閘河傍砌石工之處整鑿草率參差不平零星之執不足原估尺寸三執不能抵二執之用釘椿短小不足以繫數層巨石一塊碎小不足以符原估又尺石灰米計短少何以合甄石而聯成一片鐵

錠鐵錫金等何以扣石縫而供之合筭自必旋砌旋壞矣  
於佳久嗣後一切石工等端而裏丁頭等石皆照原估置辦  
整鑿極其平整石及原重節節區多用朱汁調和搗杵  
其膠粘滿灌而入供之無縫不列又用鐵錠鐵錫聯絡上  
下合為一片一挑河石積弊宜除之工人員欵帑到手任其  
花銷河身挑挖不及原估十之三四墜用虛土堆成並不肯如  
式夯破且將挑出之土堆於臨河墾上供堤岸為犇奔作  
假河之尺寸是以年來挑濬甚多成河甚少侵帑誤工莫  
此為甚嗣後挑河工程挑出之土各堆于原估堤上層層夯破成  
堤供之寬寬以資捍禦不許估計散土以濬堆為假河并

一黃河於墊之曲處宜取直也恭奉

上諭將黃河曲處挑挖伏真仰見我

皇上洞悉治河良法且查閱河工見項衝大溜之處對岸必有沙  
嘴挺出此河曲之故也得此曲處挑挖引河以殺水勢則對岸  
工可平抵以

聖諭指示極其精當因詢河官何以不即遵行挑挖挑挖引河  
需費錢糧甚多而僅引水大溜始能成河若逢緩水必  
至少於側處追賠是以人心懼縮不敢挑挖且思河產  
在故子挑挖不似式步理在賠修若實心任事挑挖保寬保  
致於墊墊此乃人力之罪應請免其賠修庶幾人無畏縮我

皇批直之

上諭可以實見之奉行而所工有底績之期矣 一夫役宜優恤之  
挑河築堤雇夫動至數千烈日風雨手操畚鍤在烈日  
席內棚僅以庇身雖有雇值止可糊口嗣後工成之日  
給與印票該地方官查驗免其雜項差徭以紓其勞



議州縣河員分辦工料疏 雍正二年

河南布政使臣田文鏡謹

奏為恭議州縣河員分辦工料事宜以八月初五日奉批該部知道欽此  
伏查河南各州縣河員分辦工料事宜向由該管州縣自行辦理其  
內稱沿河十四州縣離工甚近往返料理勢易兼顧況  
募夫辦料之外又有河汛各員協力幫修本地方刑錢  
穀稅多自可依限完結不致遲誤而後非件遇危險緊工  
若附近印官免其調遣永以為例可也但目伏思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專司河員專理河務州縣專理庶政原  
毋容牽扯扯混修難况特設副總河董司其司又添設

河道所員暨弁目兵公修所復而辦料雇夫又動用  
項錢糧按什給發且今歲大工一區嗣後不區年歲  
修搶修而已更不必再費之也縣為之經營調度之乃不任  
豫省之河工辦料雇夫以及承修與築俱屬河縣而河  
廳所員反不區從中文驗往來稽查至於三年保固全  
虞所員以循例議叙河縣別又置之局外倘一有疏失  
河員固不能免也河縣一并干厥咎是利則河員獨享  
害則河縣共被在河縣亦何常有此河員也且臣查河  
縣之在河工不特河廳各員得以借查丈陸工名色由河  
縣印一印管河州同縣丞等官亦無不向河縣需索至於

辦置物料運赴河工必須講究然後秤收以今年來河  
弊多不因河工賠累致虧庫項今河臣孫曾筠會稽  
內辦料著夫大憲意仍欲責之河縣夫河縣之不能  
越境辦券其勢也既不能越境辦券自不得不按  
照地畝門頭派之里下一徑攤派其中便有索索役土  
棍或受賄那易李代桃僵或勒價包攬以科十河縣雖  
康明亦不修逐細查察而官民已不勝其累矣且後再  
四籌畫今歲年登大有物料易得而農忙已迫雇夫  
亦易莫如沿河十四州縣與河官分辦物料分築工程以  
遇挑伏秋汛以及歲有事之時仍令河縣協力防護公

同檢修希間時州縣尤得稍有餘暇經理民事庶可不  
與縣務而不貽誤矣

覆奏江南運河情形疏 乾隆五十年

臣 蘭第錫 謹

奏 竊 臣 等 奉

上諭批管幹珍奏查催漕船往來河干涉湖垵堰閘壅滯具在

或湖淤而支河不通或湖中存水不多不有竟至於因甚若不

及時經理脈絡錯斷不疏通恐支河不能達湖以致不能入運

前一年雨少則支河併運之方而多則無容水之地設遇又

非止漕運一事等語該奏甚為近理黃河以南之運河特候

降湖匯淮抵黃以濟運亦射陽沱光壁社邵伯諸湖之水匯

之黃河以北之運河特駱馬湖以爲淤蓄而壩莊南內泄泉及

水之小者亦宜通之

河成三閘上下蒙沂汶尼此水匪之向來俱藉以利漕  
運至於大江以南運河則恃江開集米吐納及太湖以爲  
蓄而練河東西汎汎漏卮水爭流分注匪爲長渠故南北運  
數千里漕艘商船均資浮送今此湖堤堰廟座具存而  
支河往不通湖水竟有淤固非僅一年而少沙致若任其  
後一年脈絡斷不疏通是而少之年既不能由支達湖以  
運而而多之年則又湖底淤高支河閉塞難免泛濫於  
民田大有礙將此信諭薩我李奉翰蘭第錫明吳知  
著蔣汝何勘估籌辦之處樞實覆奏欽此伏查江南運  
自山東交界之黃林莊起至蘇州計程千有餘里中隔黃河大

江上下運河為三道其由支達幹由開入河情形不同節節  
異以黃河以北之邵宿運河長三百八十餘里雖特駱馬湖為  
蓄而該湖在宿遷之西北承受蘇省蒙沂白馬諸河之水  
由是河以下之王柳二闸入運祇能濟運河之下截其自宿  
遷以上總以蘇省微山湖來源為正支本年因奎莊以至河成  
三闸一帶水小不足運行且等不日已將蘇家山水保河開  
放引黃由新家河等处濟運實屬一時權宜之計原非河工  
正辦水區不免沙停已飭道廳乘此回空備船未至則量淤  
淺疏濬深通並將蒙沂諸水之在駱馬湖以上由廬口壩徐塘  
口沙家河入運各處即為堵閉將蓄候來源由陽頭湖而歸駱馬湖

黃河出運之難

並修尾閘五壩堅閉不用以為貯蓄濟運之資該州儘有洪水之地支河亦屬通暢惟患來源之減小每虞脈絡之不通此黃河以北運河之情形也其黃河以南之淮揚運河自運口至瓜埠長三百四十餘里地形北高南下志藉洪澤湖西來源向慮水大不患水小以今歲洪湖未曾發水實為多年未有之罕運河西岸之寶應已光高郵邵伯諸湖皆承蒙本地雨水並洪澤盛漲由山盱五壩分洩之水匯歸於湖各湖遇水大之年由西岸二十四港口入運往東岸南關五里車邏昭關等壩洩入下河湖高歸惟近年仰蒙

奏撥展運水遇洪湖盛漲悉由港口東注山盱五壩節宣有



制高寶湖水勢甚小東岸之南園車邏等壩堅固不  
崩下河民田永無水患西岸通湖各港因河高於湖俱  
經世所不供運河之水分洩入湖惟邵伯以下下湖高於河  
水由西岸以內通湖之二河鯀魚各港入運分注金溝以南等處  
江東岸則下河一帶形如釜底當藉運河之水由各閘同分洩下  
注灌假民田以有兩岸兩座涵洞外高內窪皆以備運河之水  
洩並不藉支港而入運總因本年雨澤稀少外湖河水小  
多藉長河之水分潤以致運道淺滯非湖低而支河不通亦  
非湖淺而容納無從灌揚一帶運祇有分洩之路並不藉旁湖  
支港濟運之情形也至於大江以南之運河則恃江潮的吐納以

一、查得米運之難

太湖由素源自鎮江以必蘇四兩岸支河以港本多鉅支港  
之修淺者與運道相平高下不甚懸殊本年因太湖來源  
不旺江湖亦小夏秋之間兩岸民田車水灌既晝夜不停以致  
運河形勢日淺而無錫陽湖交界之伍牧莊社一帶地勢稍高  
汛前更覺重淤淺約長四千丈應行挑挖 臣等與撫臣閻  
鄭鴻元派員勘估並督令該地方官趁期興工趕緊挑濬俾  
渠通以便商賈往來並查重糧船行差此外如練湖沈沈湖凡有輕  
重交通應行疏濬可以導引入運者俱在勘籌辦理此又大江南運河  
之情形也統俟各道委員勘復到日 臣等再與撫臣等籌辦當分別奏核

邳宿運河宜增二閘疏 嘉慶十八年

漕運總督臣阮 謹

奏為邳宿運河宜增二閘多需查糧北行至邳宿運河年利  
戍入山東境內如轉莊南雖地勢更陡而歷年通行並無阻  
滯惟原共故由於山為境七十餘里之遙建八閘而江境言  
俗里猶祇二閘、多則塘深水省南之別以淺沙停且前已  
邳宿時虛心体察訪與懷皆以四匯津南之上下宜添建  
二閘曾繕附片陳奏今已奉

敕交百齡等查辦伊等自必披實議奏但其中情形利弊  
臣既有此見因不敢不為我

李君平退之書

皇陳之

一添建二南可期全漕早出江境也查船糧起制受制節  
費手大約按塘一月可竣若制淺必月半方竣加以在  
南既阻則到此北運遲重運既難則回空或誤近年積  
運所部臣督臣漕臣河臣御史章奏頻仍

皇上復隨時

降旨訓示且恭禱

諭旨及所具奏摺積之豈止盈尺雖

皇上為民不倦指示周詳然似此人力可為之更究以久旱辦  
成一勞永逸之計是今若于匯澤間上下添築二南則金匱之

免制淺之遲早出江境一日即早抵通壩一日早得達南  
一即早速全勝一年庶不致以常年衣弊之事節次上煩  
聖心若不能于某年重運前完工恐來年仍致仰煩

聖慮也

一卹養丁力以保米色米數也查重運糧船定例惟楊村  
地方酌量起制此外皆應揚帆直達制不宜有起制之  
乃近年黃河衝河制淺尚屬年有年無抑如猶見高  
密膠等處竟視起制例內之多近來各省運丁發派愈  
雜進駐愈甚造船運糧人工物料倍蓰于前運丁亦得舊  
例錢糧僅敷用度十之三

焚香省過之齋

國家經費有常安能事以加津貼各省州縣若再議加津貼  
尤加收累民必致更虧倉庫是以全賴卹養丁力俾自勉  
力奉公持掄無阻上節

國帑下紓民力乃即境起制通漕計費每年須十萬兩以外其制  
船偷竊折耗卸貨虧損等又不下數十萬兩而且上或而林下則  
水沙一徑需費累及一船而疲乏之至甚或因制費等出將  
正供偷抵到通短米則又供必掙和收買回漕種之弊端皆  
由制米過多而起故今年米數米色雖佳臣極力辦理未  
通淮之前設法周防于涉制淺處猶難保其必不短壞若未  
年仍復如此則加太額本原太耗此豈但以起制為常之地方

河工反預之又放丁以帶貨物原令各丁藉以補錢糧之不足近因卸宿那錢一切貨物不得不多為截賣且以貨價抵稅制費等例不存有之制費既盡其以本等而例以在者之貨價又耗其以本有裏虧外折丁力安得不疲且京師物價昂貴亦未必由于此今若歸建二閘此遇水勢不足即便蓄蓄深通水遇盛漲驟來例由月河行洩照例鋪水五尺有何多端而省行此每事儘可安詳數年之後水力丁力能似乾隆年間寬展本色米數庶可保矣  
一建閘似費實省万節河工正帑也議建二閘不無多費故米杖實仍數區多山東現造二閘不過八千餘兩況此閘既成

則常年即宿挑堵大可節省近來年以來因即宿一帶水成節加築草壩掘蓄至數十丈之多獨河壩沙壩對頭壩挑河壩等名目不一而足臨時則多購土方事過則聽其塌卸大約挑土一段出河為石壩一堤之基即又入河數千石是卡年沙挑之土即上年沙築之堤挑既費帑築亦需工搬運搬運愈形壅墊南河通廳利築草壩以年之南銷地步是以藉口古淺皆不願有添開之事多方撓阻今若合數年草堤之資由一年石南之用以費有定而計者無窮但須調查今五年之內即宿挑挖土方築做各壩工料每年工部報銷若干為而五年共報銷若干為而文孰費孰省便於核計



白矣。臣等似費實省。此等以上三條。臣再四思維。惟加訪  
問千人。共見勢口。因事皆以。為今昔情形不同。因地制宜。  
利添二閘。恰符。

聖意。此指或二閘。或四閘。之數。蓋因乾隆年間。微山昭陽南  
陽南旺駱馬洲水櫃。水力雄厚。雖至邛宿末流。六閘修築。  
淤淺。近今疊次受黃淤。漫徐北漫水。亦壅邛河。是以各  
各水力。量皆不如前。今年匯降。閘六月日。而上下游皆淤。至  
五六尺。惟此中間二段水淺。不足三尺。是於利各。方行。得至  
梓船。運。後。在。河。五。槽。王。人。若。皆。以。能。出。江。境。為。慶。幸。此。  
年湖水。維多。亦。須。起。制。之。明。驗。而。預。現。于。今。年。此。也。

焚香過之齋

再前二間座也定議修葺年難於去年重運前趕辦完工  
該处地面雖係沙下板即皆堅土若添間束水更收束  
水攻沙之益臣職司漕運有以見矣今已將秋時日迫促  
不得不直陳于

聖主之前

國朝奏疏卷四十八

經野

河工下

籌復漳河故道

白鍾山

勘議漳河故道

鄂爾泰

漳河無庸復故道

孫嘉淦

議覆漳河改漲

顧琮

天津運河

陳宏謀

籌洩衛河漲水

岳濬

交卷才選之篇

直隸河道工程事宜

裘曰修

總陳水患情形

程

永定河要工

顧琮

漳河分流

李光地

籌復漳河故道疏 乾隆三年

河道總督臣白鍾山謹

奏

為籌復漳河故道事竊漳河源出山西其自長子縣北

北為獨流自樂平縣出為清漳穿太行山至河南懷縣

之合漳村合流與嘉山中壑之水合而為一由滎吳常從前

係由直隸入海其引至山東館陶縣入衛河自康熙甲午年

始其時山東濟寧道張伯行以衛河水弱議詳河撫二臣係

引漳水入衛以濟漕運接臣趙世顯並未具題即批飭館

陶縣並咨直隸按臣轉飭挑濬蓋欲引漳水有修以濟衛

主不足和不意全漳之歸衛也乃自康熙四十五年以後漳

李君年述之

河故道歷久漸淤。俸以全歸。街河俸街合力並馳。排山  
倒峽而來。一級街河勢難安。山岳德。少道者街河之  
衝。不但浩艘往來。波撼浪湧。每有冲散。壞之虞。宜  
水勢泛漲。廬舍民田。難免淹沒。德。少首受其害。直隸吳  
樞寧津朱光南。皮滄州等處。亦皆及。及雍正八年。十年  
大旱。甚苦。前接臣岳濬。因奏。請會同直隸督臣李衛。河  
臣陳璘。河東河臣朱藻。公同會勘。於德。少。哨馬營。建  
築滾水壩。開挑友河。以分街河泛漲之水。由鉤盤河。匯老  
黃河入海。蓋以保護堤岸。由廬。則。誠善矣。又不意。少水  
之易淤。友河之乾。隆二年。部臣趙殿最。會同。日等。查勘。友

河上下情形每年以水必致淤澱隨議重加疏濬並將  
支河壩以下曹村壩口開挑中間阻礙水勢之橋梁拆除  
以冀水勢暢達沿河少淤復經照歲恤恤之例每年挑浚  
各如津衛二水隔出泰山快沙帶泥本來渾濁支河又旁  
設衛河東岸各迎溜吸川之勢有流緩沙停之病而支河  
入鉤盤河處形如丁字難以直達雖石計經管究不能  
禁其淤墊今欲別擇捷徑使之建甌直溜不但上下左  
右並無可以別開支河之處即有可開之處亦恐取徑太  
直建甌下流有奪河阻運之患欲將現在支河并而  
不流則恐復慢田廬不得不歲加修浚年挑年淤幾

成隔危口等再四籌畫抽挑中以保河窄流急以隨水  
行並于清水將清力已綿綿之街河等處分設即於堵上  
加築草木土不令區水以免勢緩沙得難將來淤河較前可以稍  
減此亦止由支河補偏救溺之法而非治清水釜底抽薪  
之計且等細思支河原為街河水漲而設而街河之淤易淤  
此由於全港歸街之故與女每歲糜帑以挑此淤之故何如  
若令清水復支故道街河不致原區由一勞永逸之計且清  
水性本湍悍今與街水合流於一線運清之街河其勢斷不  
寬且全港由館陶歸街則館陶民生尤為可慮又不他德如  
由直隸吳橋等四縣有淹漫之憂且等伏查康熙四十五年



河決館陶之西直隸威縣有漳水支河二道名曰滏陽江又  
名黃路河由東北徑直隸清河縣天津入海又西有正河  
一道由西北徑直隸寧晉縣大陸澤亦歸天津入海俱時正  
河勢尚浩大即不長水亦可舟楫通行黃路河水小之時  
寬至三三五六尺不等淤阻未久故道或尚可復於高處  
內擇其易於疏浚者修復一處伏漳水有歸海之路而藉  
由相度其地勢如何可建一橋洞衝河水大則聽漳水入  
海以防大漲衝河水小則分漳水入河以濟漕運拯維在人  
宜有制收津之利不使失官此則一策永逸而目前計當急  
為籌議者也

卷之二十一

勘議漳河故道疏 乾隆四年

臣鄂爾泰謹

奏為勘議漳河故道事宜以山東迤北至直隸南運河界  
統名衛河其初原從平地穿鑿以為濟果勢不能及  
有窠穴前山至河直抵伯行因衛河水弱創為引漳入  
米徑漳河之水小時固足為運河之利一經漲溢又恐為元  
城館陶之害須於重運到臨蒞時將漳河築壩引水  
入衛濟運至重運過完仍將漳河壩開通將入衛之水  
塞等語是於分漳濟運之初即以漲溢為虞雖於築壩  
開壩之議為不可行然惟此以後並未與有經常防範之

策以救澤水全勢東趨故道埋塞以二條運河而受汶衛  
降三水此泛溢之患改由甚之追後等及支派之法山東德  
縣四女寺建有減水牆於德縣哨馬營建有滾水石壩五  
縣於倉州建有捷地牆青縣建有興濟牆開挑支河俟  
由老黃河等處東流入海然各牆河每年遇水之後溜斷  
停旋即淤墊泥沙積至六七尺又修不等一次疏濬此  
費皆不下萬帑而兼之老黃河身及海濬較之牆河其  
幾丈水至數十里之外即不能復下下上上淤徒耗帑金終  
歸無益臣前奉

命查

勘河道由南運河至哨馬營牆壩一帶察看情形知支

河之不足以資舟楫而全津入運之患以常別外長策自  
以為心防洎流每年四五月間重運北上之時津水常以  
助衝多方或遇漲發則又洶湧排衝漕艘冲擊在堪  
虞南運河堤岸自雍正四年以來屢經加築而水素  
時氾而堤平大水不加多而堤岸增高為水又些些與堤平  
則河底日漸淤高可知以淤淺之河身受全津之大漲  
以德勝以下直隸縣之民曰盧金動現冲决每歲為害  
甚甚勢至相因而益病楚迄今河臣白鍾山等請復津河故  
道並築牆圍以資裕閉臣與河臣詳勘熟籌築閘舊圖  
並詢同知知津河故道之人講求曲折事屬可行按津河

故道有二其一由直隸魏縣北往山東邱縣西歷王姓等村  
至口村會隆陽河入大信澤即寧晉旧下会子牙河由天  
津歸海其一由魏縣北之老河何他味為隆陽江又名黃  
河其形自潘尔莊起至津桐村北轉往邱縣城東往河  
縣城北武城故城景由阜城故地方區千頃注入運河故  
邱縣城西故道去街河較遠且自魏縣北至隆陽約三百餘里  
河形舊迹全埋南面匪易又隆陽澤沱兩方河全流歸子牙  
後其全澤勢難容納寧晉旧恐更易於此一故道似不可  
復其邱縣城東老河即古馬頰河其形寬闊自二三十丈  
至七八十丈不等河身內如路兩莊軍營村等處淤陷不遠

挑後亦易出力若於此處修復故道自和爾寨村至承現  
律河北折之勢接下開挑十餘里至律河村歸入舊河留  
勢稍收工省費亦省即于以挑新河頭之下車流入街處詳加  
審度建立橋座如街水微弱則各橋分建以濟運如街水足用  
則緊閉橋洞俾河水全歸舊河至千頃窪南北於青縣之鮑  
家嘴入運由天津歸海再於青縣以下酌量水勢或仍須分  
挑則另議建立橋堤以保萬全如此則自臨津以北出  
東直隸境內運河六百餘里可避濁水之淤墊即若歸以  
下運河已減六百餘里矣東隸臣之謂水而居河居民亦免  
田廬淹沒之患也女寺哨馬營提長與府之屬俱可不用又

節者每歲浚築若干之工費且鑿渠引澤水灌鄆而  
河內常饒史記具載今將舊河疏後則近河田地既可資  
其灌既為利甚博而豫省浚河郡縣如畿南各處商賈米  
糧亦可漸次流通以濟民食實於運道民生均有裨益  
此由白莊怡議同

文書省過之齋

漳河無庸復故道疏 乾隆四年

臣孫嘉淦謹

奏為恭陳漳河無庸復故道而竊以漳河之性油湧奔流  
擁扶沙泥難有淤田之利害多冲決之虞其現在改宜復  
北乃漳河之支流也且歷青縣文河等處親行查勘雖  
有河形款多淺狹卑城有柳株橋跨河直渡量又橋口僅  
寬十一丈有奇自此以上河身漸埋今欲引全漳之水偪灌  
此不能容納必須挑浚工費不貲即供不惜費而濬之  
濁水善於將又別從他處多益聽其遷徙而不為之以沿河  
田廬在堪虞若欲防舊勢必築堤好四千里工程難計



而堤束水必致沖決善始因終不可不慎且運河不能不需  
津之衝水力弱不勝漕舟津水未入之先山東河北凡有泉流  
靡不疏引竅設淺夫隨處挑挖自引津入衛故後漕船通  
行若津後故道則衝水不足濟運於是欲建橋以分之  
不知隔流洶湧不能由人橋樑借供果能穩健如流  
常恐運河水勢能致停淤又煩挑浚數十里之咸河強以  
為費乃挑挑六百里之運道是欲省費而費更多也且津  
水終不能不歸運之於邱縣雖能分之俟出至青縣不  
能不引之俟入津衛因流有四咸何以復之若後故道則  
減河各席集全力以突入下流焉能保固於是議於青

焚香省過之齋

(C)

縣下酌量減牘查青縣下游建牘之處惟有独流今  
独流之牘既已勘明不可建立全津之水勢洩無方靜  
海天津之患不僅村莊如巢及城垣是欲除害而害更  
大之且津河不歸故道於運河原在害處負舟而走水大  
則行速刷沙而行水大則不淤自設減河以來大堤往往  
浸溢之批於之費在山東甚巨不詳知若直隸之減河  
並未動帑批費實無費至為修而之耳且現今運  
河兩岸淤土漸次將滿各處險工皆化由平設有浸溢又  
有逆堤以津之自可永保無虞經營有就乃不現其有  
多成效而棄之別圖似非行以多事之義也今後故力之

利害尚在未定若南運之工程則今年已有成規明年  
可觀成效非久遠難待之事姑緩一二年以俟考其果若  
自明年以後漕艘直達河身不於既省挑淺之費又  
無沖決之虞則予已完善自可無庸改作如女省有費  
帑病民之虞則是臣言不驗然後考究濬河之故而  
亦歸復之或亦未晚

李君才退之書

議覆漳河決漲疏 乾隆五年

臣碩珪謹

奏為恭議覆奏漳河決漲可伏以漳河水自康熙甲子  
年間因衛河水的引漳由山東館陶入衛以濟運後緣全  
漳入運後衛故三水合同渾流奔赴勢甚浩濶以致衛  
河難以容受每有漲溢之患此且白鍾山沙議有改後漳河  
故道之語也今臣等勘得漳河故道有親將北會滏陽縣  
子牙河建海之正路舊跡全埋亦不可復每歲置議惟憂  
流一道自山東邱縣之堤上村起抵青縣之鮑家嘴會滏陽  
河之處舊跡尚存自和尔寨村起現有河口乃當年引漳

入衛三故路上雖有險塞亦可疏濬若於此處開河重戩  
別山東德州以下直隸滄州等處可免冲決實往運河有  
益惟是和爾寨未起至青縣鮑家嘴入運之處計程  
六十餘里深淺寬窄不一而景州阜城文河各州縣年數  
支河積水匯歸悉由鮑家嘴出河身久淤兩岸居民  
救前稠密且欲稽查勘故道目擊情形若茲以全隸之  
水別無減河可以分流勢難容納鮑家嘴以下之青縣靜  
海天津城社堪虞則隸水必由故道於直隸不能無患故  
不由故道於山東亦不能無患且再四籌畫必同趙商惟有  
分設防禦俟兩省均無此害庶為從久之圖查元城縣之

查香河堤之病

(C)

和尔寨村北原有河溝一道由袁尔寨潘尔莊等處以  
連堤上村与潘河故道連而袁尔寨等處村民將河身  
築堤橫截雖有河渠中多阻塞該將此河不必堵塞  
整水勢留此天然壩口飭令地方官嚴禁小民不許於該  
築壩掘水聽其宣洩以分水勢又自鉤盤河入老黃河之  
處起至海豐小口頭河止凡直東西省地方俱該挑挖  
子河移決一律深通暢流無阻以洩暴漲但律例以三  
水並起大汛之際程恐不足宣洩致有漲漫之患查臨潼  
恩縣夏津武城德州一帶向有民修堤堰尚未聯絡整  
齊汛水出槽難以防護若令民力修整而連年被水災民務

無力役者照東省官堤之例請帑興築河岸寬平其估  
築遙堤以防暴漲河岸狹窄者估築月堤以備放淤  
印官領帑承辦河員指示督修工竣仍令民修守防護  
善席別議歲修錢糧再前在修工段有堤在山东而堤後  
居民無備在直在東汎漲之際派令附近村民協同加緊搶  
護毋許徼倖此疏誤應於運道民生有碍

此又參酌白孫二議之間不復故道而籌減水者

交臂中遇之齋

天津運河疏 乾隆三十三年

臣陳宏謀謹

奏為恭籌天津運河事宜以截補地方南北而運河及西南  
涉淀泊干流為派之水均往天津歸海最關運道民生屢  
蒙

皇上大發帑金築堤堵河多方修防又

特派大臣會同督臣查勘設法經理年來運河通利民獲寧  
居後

親臨河淀巡視海口務求善後之良因以收經久之實效臣昔任  
天津巡道曾司河務謹就見聞所及敘述略節仰祈



奏

一、道運一河原就高地開挖載水北流以資挽運此以前  
較高而城鎮田廬皆在其下且河流傍西易致頂衝全仗兩  
堤夾束危險堪虞乾隆元年河臣顧琮條奏築有隄放  
淤奉

旨允將而人情驚駭畏難不行迨乾隆三年遂議將舊有隄  
加幫堅厚試行數處業經淤平自此三四年接續放淤成功  
者約三十餘處極險之工均已淤為平地計全河兩岸之隄  
可以放淤者尚有七八十處似宜接續辦理舊有隄地可以加  
幫放淤舊有隄地新築月隄亦可放淤放淤一段即

焚香省過之齋

(三)

可保一段之平穩其放淤祇須將月隄加築堅實預備料  
物人夫於河水漲滿時將女形勢入渾出使棹能在我井  
不涉險不出自日即可淤平淤平之後永無築隄之費捨  
費之勞矣一放淤成功之後河岸有坑缺淤漏之處皆已填  
滿堅實窄陡變為寬岸河水亦少衝射亟須於隄之沿  
邊離河甚遠之處加築小隄約高寬三四尺即作遙隄遠  
河水出槽岸寬水緩泥沉於岸水仍歸河不至成險此  
外凡河岸本屬寬厚不必放淤亦於隄之沿邊離河甚  
遠之處加築小隄與淤平之隄相接不令稍留空缺則全河  
之隄岸既寬後有驟且遙隄以外衝能河水吳漲出

槽水勢平緩及堤而止亦不至於衝決矣

一運河身原不寬廣每遇汛漲河水出槽盈溢拍岸難於防堵雍正年間怡賢親王大學士朱軾奉

旨興修水利於倉中便捷他汛青縣之興濟汛挖減河一道與

水東流建有石閘為減運河之吳張保固堤岸自此後運河免於淤決在運河已受減河之益而兩減河屢有淤決總緣減河之岸甚窄而隄夾束隄傷土沙築束固分磯自南至海百有餘里其水雖云歸海而近海之區層層壅迫河水至此四散積淤不能一直歸海該管官以為水已入海而其實離海尚遠現有積淤形迹查歸海水口在於歧

口距此亦有十餘里宜將近海宜自造一挑渚通斷俾咸  
河之水直達岐口入海產不至於壅積至於河身淺窄隆  
卑若挑渚而河勢築四隄須費五十餘萬金查而減河  
左近歷傳窪下荒鹹之地即未開減河以前田地常在水中  
今費十餘萬帑金以保此不毛之地得不償失

國

計民生而急裨益惟速將此地減河之北隄與濟減河之  
南隄擇其地最窪下者開壩築堰將俾水引於荒鹹地  
窪之地既已分洩減河洩湧之勢又可將不毛之地受淤  
積肥一俟運河水落渚槽不須分減之時即下板閉南  
斷流減河之水可以及早消落計期不逾八月中旬當此地

正可種麥不至如向日徒受淫水之浸泡而無益於種植  
此種棄地於水實則藉水以肥地現有低窪之彭徒窪等  
處連年所溢受於已或膏腴其地難於或種軍功難  
有益於賦地不免淹及村莊且昔年駐宿此地兄一帶村  
莊未受水淹其村莊皆坐落於高阜之地雖驟長盈  
尺之水不至淹及民居況今入海之尾向既以挑通數日  
間海水歸海消落甚速並無傷於屋舍也如此則兩減  
河不須挑河築附近村民既無減河之害兼受減河之利  
運河之水仍可引洩矣

一運河之東如吳橋東光南皮鹽山滄河等六州縣之積

水西則阻於河堤東則阻於老黃河之舊岸舊有王莽河  
少河漫河皆已於成平地以致此六州縣水無去路窪兩  
數日即受災傷乾隆五年前督臣孫嘉淦從吳橋縣  
境內起新開宣惠河自西南而東北由滄州之石碑河  
以達於海此為運河東岸地方漫水之經流繼因石  
碑一河已受中水之歸權難並納宣惠河之水改由鹽山  
之蓋子窪經劉公渠東越於海豐縣境內至老黃河  
歸海今河中間有南皮境內之金沙岡土地勢漸高  
宣惠河之水至此不能南下常至漫溢地方不受宣惠河  
之利翻受宣惠河之害皆由河未直流不能直達於海

之故。今之計可否。由石碣河直趨東北。將中間窪泊疏濬。通將直歸於海口。入海。何者。為宜。必須通体相度。逐段測量。擇其通順。並勸鄉民。修葺成寬。深之。河凡附近。溝窪。積水。積民。開溝。引入。此河。則六州縣數百里之積水。皆有宣洩。不致前功。盡棄。矣。此挑之河。務須自首至尾。漸次寬挑。以成迅流。東趨之勢。此等平地。洩水之河。祇宜展寬挑深。不宜築堤。轉貽潰水之患。

一運河兩岸窪泊。相聯總名曰淀地。地東南十餘縣之水。匯集於此。加之北運河有北而來。南運河自南而至。均於天津會流入海。夏秋汛發。海口一時宣洩不及。伏

有此淀稍為停滯以次歸海不致為患是為截輔蓄水  
之大水櫃有閘直省水利不小祇因永定子牙二河係俾  
水均穿淀歸海俾水入淀即淤以致淀池不能如舊時  
寬度恨不能展之伏寬再不宜淤伏淺窄查子牙二河  
上承滹沱陰陽二河之水獻縣以上原係隄岸可以龍  
共此行自獻縣以下築隄捍衛幸而隄離河最遠河  
岸寬闊河灘受淤水故歸槽不甚渾而入淀日久尾  
閘王家口亦已受向有支河三道近已淤塞二道僅存  
一道將有尾閘阻塞之患是以乾隆三年由上游之楊  
家莊另開支河引俾水由蔡家窪東北而行往閘留



二莊北口而入金家等窪層、受於窪地復於肥三利窪水  
達於老軍泊自老軍泊而下之金里河以歷窪泊現有河形  
將來連層淤積正次第挑河直抵天津之板橋同北運河  
以入海老軍泊以下既成另河老軍泊上沿以交河後縣等  
屬舊河之積水向若無處宣洩就勢疏通可由老軍泊獨  
流當城北趨歸海於隔別老軍泊之中兼收疏濬積水之效  
其子牙正河入淀之王多口去臺頭之窪水河約計十里與  
三家淀及莊頭之淤嘴埂阻今將兩淤嘴挖去取直挑河直  
接臺頭之窪河別有去路縱有渾水漫溢由新河窪水多  
而渾水少注水強而渾水弱正可以速刷渾水不至淤為積

製補崔過之議

如此則子牙正河豈可免於淤淀矣至於永定一河自盧溝橋而下中間並無窪窪自傳蓄以堅厚之而從來溝洫之障流直趨於淀姑從柳義口入淀而勝芳一淀淤成平地繼由王慶沁入淀而三角淀又已淤乾隆三年因各處皆已淤甚惟沙家淀最窪遂由郊家樓范龍口穿堤而過海行於沙家淀仍由魚槽口歸淀均此淀也不淤於彼則於此淤一尺即少一尺窪水之地年未卒年河決之患淀池淤塞似非經久之計但永定河河身縱長氣魄甚大水更渾濁作何分別淺渾入海不致淤淀之處且向未經管未曾等及不敢妄議以上情形臣去年往來秋歷籌及但距今多年連年修

俗或有今昔不同之處

聖駕臨河定千載一時仰邀

睿裁指示交替臣詳勘異修河防水利永資利賴矣

籌澠衛河漲水疏 山東通志

臣岳濬謹

奏為敬籌澠衛河漲水事宜雍正十年七月內衛河漲水  
漫用德州之哨馬營老庫第三店桑園鎮等處隨  
嚴飭地方官鳩工堵築旋具摺奏報在案伏念衛河  
漫口雖在德州境內而自河以北亦直隸接界一有溢水  
即灌入直隸之吳橋東光南皮滄州等處前此雍正八  
年有第九屯漫開淹及吳橋等縣今次則泛濫更甚且  
漫口在于東省而被害及于隣封且雖竭力經營杜期  
堵築然此可為一時捍災之計而終非經久銷患之圖因

查衛河發源於河南衛輝府輝縣蘇門山之石門泉谷  
小丹河東北流左合洪水湯水匡水至館陶縣入山東界  
館陶有德潤二漳全流注入東北達于臨清歷程九百四里  
沿途並有支河旁洩至臨清板南又與合通河之水合流  
折而北行計二百四十竹里至恩縣之四女寺東岸有減水  
壩一座由引河至九龍口入老黃河滄海衛河又行二百竹里  
至直隸滄州之碣石驛有減水壩一座又行七十竹里至  
縣之興濟鎮有減水壩一座俱由引河東流入海有此壩  
衛河少有漲滿足以宣洩冬虞一遇河南上流積雨橫溢  
水陡發又臨千里洪濤大溜直注雖有四女寺之壩

水壩而建鎖之勢一時疏淺不及在碛河具壩壩二壩相  
隔而遠又有碛河橫擁下流不能迅速惟德州一區  
距四女寺北二十五里河流至此奮湧欲洩而運道迂折正當  
涸溜頂衝兼之東北一帶地漸低窪更有以引水為下之  
性于是前衝後激直射東堤罅漏偶用全河則河塞非  
月丈之土壩以能抵禦且思治險之法必先以治水  
必整必有自然歸宿之跡因勢利導即可得官之功查衝  
河東岸自臨清歷夏津歷武城恩縣坡水會注繼續至  
黃河為要津河在德州城南二十里由西南而東北連於東  
北徑直隸之吳橋寧津南皮東省之樂陵直隸之鹽山

雲復由東省之海豐縣大沽河入海其河之西北岸有陳公  
堤一直橫障河後綿亘數縣凡溢水穿過此堤即能循河以  
達老黃河若不及穿過而順堤北行則勢為高阜以阻  
不得不灌入吳橋以北之東光等縣直至滄州入海則蘇  
德州之堤岸揆之地形水勢斷不能保其不衝不溢若  
使因其漫決之路開挖成渠東與老黃河相通俾水至  
有歸免致橫泛此則人力之所能為而不可不亟加籌議也  
但事關河道又係兩省接壤可否容臣移會兩省總河並  
直隸督臣公同會勘將德州各漫口水道逐一查驗但有可  
以引水區隔公堤歸入老黃河之處即在於此建壩開渠

少君不送之書

分疏宣洩要議上奏謹

旨遵行但得疏導事宜于順河縣有益



直隸河道工程事宜疏 乾隆三十七年

臣袁曰修謹

奏竊惟畿輔河道蒙我

皇上軫念民生籌及久遠

特命大學士臣高晉臣袁曰修會同督臣周元理諮諏相度

發帑金五十萬兩鳩工興舉現已工竣臣於運河永定兩河上下

左右俱經行踏遍履勘再三此番仰荷

特恩提捻一切修整凡從前残缺坍塌之處增高培厚煥然

新自可資為鞏固臣伏查永定一河號稱難治水性渾濁

扶沙而行每與黃河相等但黃河不煩轉輸直達於海此

水書卷之四

列入浹穿運然後達於海河是以校黃河尤為難治然  
黃河綿長數千里此則不出二百餘里之內人力猶有  
可施顧自收易下口之後自六工二十鄉以下任其舊儀  
而舊儀既久泥沙停積南淤則北徙遂以北堤改作南  
堤迤北又建遙堤再淤再北則添越堤昨歲則又穿越  
堤而北矣若此此審

特命

經理則東安縣知縣將為歸墟之壑是以相度便  
利於東南挑河數以下導之俟奉斷其北徙之路作  
河尾閘雖限於地勢何敢遽言一勞永逸經人百不可不  
盡未可復以任其舊儀之說誤之則每歲皆苦挑挖並

每況迺後皆當挑挖必分泥沙於兩旁而中間河槽  
一道斷、不可阻塞考之向來河官只講築堤不慮淤  
雖

聖訓傳、頌此

諭旨深切著明而河員習氣難除以為浚河艱於旋功不

能見效不若築堤之有丈尺可量工料可算其最不善

者或更藉險工為利易於開銷兼以下口任其淤塞之徒

遂更有沙藉口而挑淤一事徒存名色不知淤日積則河

日高如堤而河身中、俱高既不能下達則未有不旁溢

者下淤上決勢必至此下口之疏濬在今日不可不亟講

查省通志

也臣查永定河額設挑淤銀兩並無庸另議加增只將歲修搶修之項通為一事別辦理裨於矣何以言之於離日減則水循中道水循中道則各束衝西擊之患而險工日少無險工則無掃工而掃工之費移於挑淤每歲挑淤、不厚河流可以漸深河流既深不特堤埝以為防禦之術以行其防無事也此又不獨永定河為然也運河兩岸險工林立亦以有險工之故則於離致東岸有離別水側注於西岸有離別水側注於東側注之勢偏刷隄根於是加埽加鑲加創截百計而之故故曷若於水發之前凡有淤離皆以川字河之法深濬其

槽水到引入槽中則險工便乃大減亦係以險工之費移  
於挑槽久之均化險為平矣臣半歲以來於工次歷加曉  
諭現在督臣周元理此見相同論議符合因永定河最  
關緊要預合同奏請添設浚船并備以器具俟得水中  
施功以資挑濬但必須文武大小員弁俱協力同心方能  
奏效且再往會同驗收船隻即將永定河各汛事宜  
熟商妥計就開下口作何移駐官弁以資奏成其上工  
作何分別平險配與船隻於每歲伏秋汛過之後盡出  
淤灘記明段落以某汛有淤灘幾段次年能挑去幾段  
駐省埽工幾段以截淤多少為汛員殿最顯示以勸懲

之途俾以河平無險為性特之階庶饒况不貪歲修搶  
修之小利冬知堤防之難恃挑淤之有益一書謀求數  
年之後涉河必大有成效總之治河不外疏築二字而  
築不如疏理甚明白易曉築而不疏人特未心減水  
之耳又直省之弊近水居民与水爭地如兩河之外以有淤  
泊本欲以淤水乃水退一尺則佔耕一尺之地既報墾科別  
呈往築堤有司見不及遠遽為詳報上司又以納糧地數有  
常防獲如塌河淀七里海淤處堤埝直插水中其實原係  
堤埝之時水退後仍然退出而堤埝一立水從缺口而入浸灌  
既滿被淹更甚及水退之時不能仍從缺口而出遂致久淹

敕

不退而愚民不知仍以築堤爲害之遂使曲防重之其  
有橫截上流俾無去路者現在既不能特一、將廢陞之土  
著行除盡只得多開涵洞以爲出路究不能如原無堤壩之爲  
暢宣也又往倡爲防禦下流倒漾之說殊不知倒漾之水隨  
長隨落不能經久而不積上流之全無出路則誠知其一未契  
二也且經行數次既有此見理合一併備陳核緊仰祈  
政司在一切淀泊原係蓄水之區嗣後不許招墾墾科其  
淀泊中偶值固出不得橫加堤壩則凡水皆有歸宿不致  
壅遏爲上游之害而河道民田似不無小補矣

奏者省選之疏

總陳水惠情形疏道光三年

工部侍郎程謹

奏

命署理工部左侍郎辦理直隸水利事務隨于交卸西江西巡

撫篆後沿途採訪稽舊案得有端倪此番行入直境

歷區景州阜城交河獻縣河間任邱雄縣新城涿州良

鄉十河縣沿途履勘河堤訪問官紳士民又得各道府稟

呈畧節通省水利弊情形雖未周歷履勘業已得大

概知直隸之水惠已深不可不急圖之也查直隸枕山

近海平原千里本高貢壤也之域沈山則而水陡思挾沙帶



近海則眾水朝宗地形窪下平原廣野則河水停積  
消淺不速故其受水患也獨深當堯舜洪水為災大禹  
治之亦於冀州工力為多

國朝之近事言之雍正三年頻次大水

欽差怡親王親王興大學士朱軾治之大興水利用銀數百萬  
而歷五年而竣事乾隆四年又復大水直隸總督孫嘉淦  
治之歷兩年而竣事乾隆九年又復大水

欽差尚書劉於義會同督臣高斌治之歷四年而竣事乾隆  
十六年直隸總督方觀承大修天津尾閘一次二十六  
年又復大水方觀承治之歷三年而竣事以上四次共用銀

焚香省過之齋

數百萬而自此之後水道通利考數十年迨嘉慶六年大水後  
大小河道無不於庚戌時因川決軍務未平未暇修治嗣後  
愈加淤積以致道光三三年大雨霽震被水四縣多至一  
百餘處小民傷折離居哀鴻遍野幸蒙

聖主如天之仁每歲賑恤銀米百數十萬百姓不致困斃然  
以數百萬嗷嗷待哺之民咸仰給於官豈可因常則疎通  
河淀誠目前至急至要之務豈可再緩矣臣閱治水如治  
病然治病必先明其病之源流統全體而整察之按部位  
而諦審之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以通省之大勢觀之  
為中水出海之路若海河若塌河淀若七里海若黃家沽

若陳家溝若三岔河若吳淞若捷地若釣盤若老黃河  
若筐兒港若王家務各減河皆以戩水入海程人之有尾閼  
也東從迴環數百里全省之水皆停蓄於此若楊家河若楊  
芬港若臺頭若勝芳若年張河若三汭皆淀中之河道沈  
泓汪濊程人之有腹囊之大德子牙永定南運北運五脊  
乃中水之大宗流貫淀中程人之有腸臟也西淀容納順天  
保定河間三府二十餘河之水南北二泊容納正定順德廣平  
三府二十餘河之水程人之有胃垣也而世傳送之區若大港若  
馬道若德河口若張青口若玉帶若中亭若盧僧等河  
程人之有胃膈也其上若秒龍若九龍若府河若三岔口

若新河若十字河若新漕河若濠河吐納各支河之  
水流注淀泊穩人之有咽喉也各屬之友港溝渠導  
引積水入河穩人之有血脉也今則消洩之尾閘無不阻  
塞停蓄之腹囊無不淺隘流貫之腸臟無不壅滯收  
納之胃垣無不平淺傳送之旬月隔無不淤積吐納之咽  
喉無不填閉流通之血脉無不凝滯加以各河淀之大小堤  
埝南壩橋梁無不殘缺每遇霖潦大至有不泛濫溢  
此乎此直隸水道受病之部位情形也伏思自有直隸以  
來即有此河渠淀泊前乎此者不啻頻患水災自康熙三  
十九年以內幸苦水傍則永定二牙二閘河築隄之數致

也昔孫嘉陰有言永定子牙向皆每隄泥洩流行田園  
水不淤淀自永定築隄束水而勝芳三角等淀皆淤自  
牙築隄束水而臺頭等淀亦淤淀口既淤河身日高於是  
乎田水入河之路阻陳儀亦云永定自古每隄雖有邊徙  
冲齧之虞而填淤肥美秋禾以失夏麥倍償原不足為  
害自築隄束水入東流入淀於是淀病而全局皆病即永  
定一河亦自不勝其病總因壅水入淀沙散泥沈之故也  
直隸水道致病之根源也伏查永定河自築隄以來於今  
已百有餘年河身高出平地丈有餘尺既不能挑之使平  
又不能廢隄不用雖知病根而無法可治亦惟見病治病

多開閘壩以分其勢高築隄埝以禦其衝伏不虞決者  
害也必通省大局工段繁多自不能同時並舉惟有用法  
標之法先將河淀之尾閘閘閘咽喉一律挑挖寬深挑出  
之土用以築隄俟窪水得以暢流下注然後廓清腹臟利  
道腸胃俟大端就理然後用治本之法調理血脉將各河  
歸之支港溝渠逐一疏通俾民間灌漑既有資旱潦有備三  
五年後元氣漸復此又現在辦理之先後次第也至承辦工  
段領支錢糧必須分段責成各道府各率以屬之州縣佐  
雜並紳士農民各治其屬之水一則責各官二則情情形  
校熟三則呼應校及四則利害切身較之委員承辦其費省

而工倍此番工程浩大除永定河例係官修並大川大河大澮大  
堤及木石一切料物非民力所能辦理者照例估計外其餘  
批河築隄既難概照土方致計多費而百姓連年災歉又  
不能移腹徙子惟照以工代賑之例為得事理之平且按  
次接閱皆臣蔣攸銓未咨業經疊次具奏皆已悉協機  
宜惟須嚴立賞罰以定章程然向人心有奮辦理安速  
之抑且更有誣告且因治病其因在醫方之良尤責藥  
力之足若有方無藥雖痛扁鵲盧醫不能任手案  
效經費若治水之藥物也此番工程之大十倍於乾隆年間以  
概計疊次大修之後河淤澱之淤塞猶輕此番當數十年

災者省過之藥

未修之饑河決之淤塞更重之巨極知現在庫貯未盈理  
宜處節省。然天下事有名為省而實費者亦有名為費而  
實省者。以當合朝野上下前後而熟計之。自道光元年  
以來

皇上之加恩於直隸災民者。賑卹蠲緩不下六七百萬。而百餘  
縣民間兩年不收之糧食不下七八千萬。水浸之房屋損壞  
之器物又不下千餘萬。合公私耗損之財用計之。尚不下十  
千餘萬。曩今早用三百萬以佐河則可節省六七百萬之  
蠲賑藏之公府並可保全十餘萬之食貨藏之民間  
則上下公私交受其益也。倘再不速用數百萬以佐河而恐



每年仍須蠲除賑銀米二三百萬而河道終次修治仍  
須用銀數百萬民間每年不收之糧食又不下三四千萬  
每歲公項不貲而費補數百萬生員將不可復向則上下  
私交受其困也且挑河築堤必須一氣呵成修一段即完  
善一段方為有益若輕挑小築工作未完一遇大雨時行  
勢必至挑步復淤築步復圯為費甚鉅且遲昧之見費  
緩辦而費多不若速辦而費少由中央辦而費重不若全  
辦而費輕此策工費斷非一二百萬所能竣事若每歲止  
用銀數十萬何年得了臣查沿途地方情形皆屬安靜  
惟鳩形鵠面向時且呼籲求救者不少現在市集糧

災省省遇之難

價每麪一斤制錢四十文小米一升制錢五十文維  
有倉穀平糶於事何濟必沃地中出穀乃得糧價平減  
而河水一日不治則莊稼一日不收莊稼一日不收則民間  
一日無食民間一日無食則

聖恩一日不安且反覆思惟惟有仰懇

聖恩飭部通盤籌議寬給經費俾不致辦理掣肘但令積  
水旱得疏消田地早得耕穫畿輔數百萬生靈感戴

皇仁無既矣

永定河要工疏 乾隆三年

吏部尚書臣顧琮謹

奏為永定河要工事宜查估獨流之法以不估而估內上策如導  
河庫沈等河之無畏東水是此外惟勻沙之法次之如黃  
河之遙隄一水一委是也查永定河既然有隄難言不估  
而估惟用此勻沙之法以圖律成前議于北岸之張各  
南岸之寺基金門南郭家務各建滾水壩用挑引河以資  
衝分洩今郭家務草壩業已完竣金廟石壩石工已完  
現築小分灰土伏思原議金廟建壩以障河故道接杜  
牛者為引河開寬濬淤至牛坨南接挑黃家河匯於  
焚香省過之處



月無手抄

勝芳河開至河頭之北與新河下游合流其引河以挖土  
俱於兩岸照戕潮塹式作拉沙壩等項現今估挑引河  
即將土方堆築拉沙壩俟之出潭入海但恐水大之時  
泛溢過多仍不免于淤淀之患且再四思維惟有  
引河之南岸拉沙以外遠築遙堤頂寬二丈底寬十  
四丈高一丈五尺伏泛溢極大之水亦有捍禦可保無虞  
注淤淀之患又原議北岸之張家建壩一處即以沙衝  
水道內引河東合於鳳河借其湫刷等語但是遙造石  
壩工帑浩繁更非旦夕可能完竣且愚謬照即家務  
改建草壩于引河之北拉沙塹外大營龐村東安之南

建築堤頂寬二丈底寬十丈高一丈保護官截  
水北溢之處設遇水大出槽散漫拉沙埝外沙沉於田  
清水仍導引河被淹之地一水一麥尚不為苦若引河原  
係水淺淤塞之水即長易消不致衝淹廬舍至于引河  
大近之處酌量築護村月隄再固安水清二縣有閑邑  
治倉庫卒底建設獲城月隄此即永定用勾河之法以圖  
徐治之大端也

漳河分流疏 載輔通志

臣李光地謹

奏 日等欽奉

皇上諭漳河現在分流須令永久分流終始若并而歸運則中漕道有妨并歸子牙河則民田受害臣等再往詳察未奏欽此臣等謹奉

諭旨查得現在漳河分為四支一支自直隸大名府之魏縣元城縣流至山東館陶縣地方歸併入運一支由直隸唐縣縣城至邯鄲地方復分為二支稱老漳河支有邯鄲東北分流徑直隸之威縣南宮老強景州武邑阜城交河等地方至青縣杜林

木村与完固口之支流合至鮑家嘴歸運入有称小漳河者  
亦自邱縣西北分流徑直隸之鉅鹿唐宗平鄉至寧晉與  
河會又往東鹿冀州南漳沱河會由衡水出獻縣完固屈  
為兩支一支自完固口流至青縣會老漳河至鮑家嘴歸運二  
支徑河間大城為子牙河出王家口歸淀查漳河現在未流  
以分四支三支歸運一支歸淀故歸運三支水勢頗弱女歸淀  
一支水勢独强故其水勢三支之水僅可敵一支是則此時  
漳水一半歸運一半歸淀運道既無難受之虞子牙河亦不  
能殺其勢哉有以

聖諭所云等語臣等竊觀此時水勢惟經寧晉冀州會澄河

浣河一夫最為深通其歸館陶及青縣入運之而支水勢頗淺  
或恐將來淤塞臣等議以在令江徑用舊地方官每年於  
汛未發時分段挑濬臣等按季察視務令此兩支俱疏濬  
無滯以殺小澤河之勢如遇水大時仍用挑水壩等法  
通水分流庶幾北不至扶溝浣以侵田南不至合衛所以  
害運且愚陋之說未必有當伏乞

皇上訓誨